

[长篇盗墓小说]

古墓杀机

GU MU SHA JI

朱晓翔 著

深山古墓 绝地天堑 精绝机关锁千年隐秘
奇幻迷宫 玄奥凶险 神秘墓葬 蕴战栗杀机



中国华侨出版社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腾讯读书
BOOK.QQ.COM

天涯文学
ebook.tianya.cn

章炯笙回头道：“岑参谋长，你也无须躲在后面咳来咳去，还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痛痛快快说清楚。”

岑世昌依然稳当当坐着：“我就想替将士们问清楚，你到底奉了哪位上峰的命令，这位上峰究竟要我们干什么？”

“我是独立团最高长官，有权保守军事机密，”章炯笙道，“至于指令，等打完仗你们可以到军部调阅档案，我章炯笙无一字虚言。”

岑世昌眯着眼道：“就是说你今天不肯透露，是吗？”

章炯笙见几个人面色不善，目光中饱含敌意，心中掠过一丝不安，提高声音道：“警卫员！”

“团长，外面已被我们控制了，一百米之内苍蝇也飞不进来。”腾副官道。

章炯笙后脊升起一股凉意：“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回答我的问题。”岑世昌不紧不慢道。

章炯笙斩钉截铁道：“这是军事机密，我绝对不会透露！”

“我们时间有限，不可能跟你耗下去！”岑世昌冷冷道。

“知道就好，各位最好尽快赶回去准备投入战斗，”章炯笙缓和语气道，“刚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既往不咎。”

岑世昌干涩地笑了笑：“可惜我们不想稀里糊涂打下去。”说着他使个眼色，腾副官刷地掏出手枪对准章炯笙。

屋里气氛陡然一冷。

炮兵连长诚恳地说：“团长，求求你了，把真相告诉我们，将士们照样为你拼命。”

章炯笙已经冷静下来，对着乌黑的枪口森然道：“如果我不说，你们就不再听从我的指挥？这就是跟在我后面出生入死的一班职业军人的逻辑，对不对？”

屋里鸦雀无声，显然均默认了他的推断。

章炯笙伤感地摇摇头，右手缓缓伸向腰间。

“不可……”

“砰！”

岑世昌的阻止声与腾副官的枪声同时响起，然后所有人眼睁睁看着章炯笙捂着胸口倒退几步，吃力地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一头栽倒在地。



第四章 第二张扫描件

推开厚重的防盗门，扑面而来淡淡的尘灰气。保险间内南北方向排列三组铁皮架，每组八只铁柜，均有暗锁，柜内空间颇大，能足足放两只篮球。由于价格低廉，一年只收 30 元，老人们通常存放随身珠宝、信札、遗嘱和寿衣。考虑到年龄大容易忘事，柜钥匙都用信封封好交由后勤部门保管，王院长就是此项工作的直接负责人。

景副官去世那天王院长正好不在单位，经办人拿不到钥匙，便依照处理流程办完丧事，事后也忘了再提一下，直到王院长值班无意中翻起登记簿才想起来。

王院长当我们的面将装有钥匙的信封撕掉，然后扭动暗锁，拉开抽屉，里面露出一个暗黄色帆布包，薄薄的，捧在手上分量很轻。回到办公室，王院长有条不紊取出布包里的东西，一张 16 开纸大小的地图，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宣纸，一张巴掌大的便笺，还有一本淡蓝色证件，打开一看，赫然是国民党军官证。

“这老家伙居然是国民党军官，”王院长吃惊地说。

尹师兄用数码相机将所有资料都拍下来，并复印了一套。

趁他忙碌的间隙，我翻开地图，图是手绘而成，像是某个山区的地形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很多数字，沿着山脉看了几行，发现数字排列完全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可言，但海拔、水平均标注准确，一看便知出自专业人士手笔。图的右侧写了十多个英文单词，都是地形方面的专用术语，如 just noticeable（恰可察觉差）、map decoration（地图整饰）、index for selection（选取指标）等等，可见摹本原图的绘制非常正规严格。

王院长见我神情专注，凑过来看了几眼，道：“这不是我们县城北面的长晖山吗？嗯，就是画得有点怪。”

“怪在哪里？”我问。

他困惑地搔搔头：“反正，反正和正常的地图不太一样，具体我也说不

否则我们应该能合作一次，对我来说，只要完成一篇高质量论文，采用什么手段都无所谓。”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怀疑道：“你会替我打探他们的底细？我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你会把所知之事告诉我，他们怀有特殊目的，不可能对我交底。”

他脸上阴晴不定，过了会儿突笑了出来：“合作的事很好办，我自有办法让你乖乖听话，先说说你们到敬老院的收获吧？”

“很少，一张长晖山区地图，一个人名。”

“地图？”他眼睛一亮，急切地说，“图在哪儿？快交出来。”

我瞥了尹师兄一眼：“在他房间的包里，但仅仅画出长晖山地形，没有其他暗示。”

他立即向外走出几步，想想又怕局势失控，转回来道：“地图的事待会儿再说，还有一个人名叫啥？”

“吉耿阳。”

“吉耿阳？”他全身一震，冲到我面前激动地问，“他在哪里？有没有他的详细情况？景允冲怎么提到他的？”

“就写了三个字，不过景老人好像很恨他，上面有铅笔打叉的痕迹。”

他激动地搓着手，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景允冲应该为那件事，看来不会错了，事情就是这样。”

等他稍稍平息下来，我抢着问：“吉耿阳是谁？他与景老人什么关系？”

他坐下来，将匕首插到桌上，仰头望着天花，似乎在回忆一桩遥远的事，许久，才平缓地说：“我姓陈，长晖山越巴族长老……”

我轻呼一声，愣愣道：“你，你也会说普通话？”

“入乡随俗，自打来到长晖山住下后，为了生存和交流，早把越巴族语言忘掉了，别说我们，就是在越巴族聚集的贵州、广西，能说得上正宗越巴话的恐怕找不到几个，没有自己的语言就不能单独列为一个民族，所以我们既不是汉人又不算少数民族……扯远了，还说这件事，唉，从哪儿说起呢，”他皱起眉头想了想，“先说越巴族人死后的下葬习俗吧……”

“崖穴葬或土葬，崖穴葬是首领和长老方有资格享受的，其他人只能土葬，但要在坟的前后种植象征吉祥的树木。”我抢着说，现学现卖。



回城路上我问方舟这次专程过来到底想调查什么，他答非所问说钱伯斯和瑟曼的身手不错，反观章蔼和，与尹师兄一样都是五体不勤的文弱书生，关键时刻容易掉链子。我嘲笑说你是高手，可碰到吉耿阳还不是一样阴沟翻船。他认真地说你注意到没有，同样是落水，只有我和钱伯斯能奋起反击，瑟曼虽没上船却救了你，实力立判高下，明显分出几个层次。

难道钱伯斯是冒牌的休斯敦大学教授，博士头衔也是假的？我诧异道。

方舟嘿嘿嘿奸笑数声，摸着下巴说美国的博士比中国的老板还多，去年纽约警方组织一批警员到上海参观交流，其中有四个博士，一个双料硕士，他们不认为博士干警察是屈才，在美国学历也不是求职的主要砝码。

“有你这么泼冷水的？”我佯怒地瞪他一眼，“这叫打击自尊，明不明白？”

他赶紧见风使舵：“当然，我个人对博士非常敬重，尤其是女博士，很有内涵，嘿嘿嘿嘿……”

“讨厌！”我打掉他袭向胸部的黑手。

轻车熟路走进王院长办公室，见他正沉着脸坐在办公桌前，旁边站着一位工作人员，眼泪汪汪的，好像刚刚受到批评。

“对不起，打扰您工作了。”我连声道歉往外退。

王院长叫住我，说：“你来得正好，这件事与你调查的景老人有关。”

哦，又有新情况？我和方舟赶紧在他对面坐下。

王院长瞪了工作人员一眼，叹了口气道：“都是她们缺乏责任心，遇事不动脑筋又不晓得主动汇报，才搞出这档子事，真是不好意思……”

胃口顿时被高高吊起，我忙不迭说：“没关系，没关系，您就说什么事吧。”

他指指工作人员：“前天下午她寄出两封信，其中有一封是景老人的。”

“啊！”我惊得站起来，“他，他，他什么时候留下的？不，不是说东西都烧了吗？”

工作人员的头差不多垂到胸口：“在他枕头下，信封得好好的，外面还套了个信封，上面写着如果他死了，就把这封信寄出去，所以，所以……”

王院长痛心疾首道：“这么大的事你也得告诉我一声嘛！人家两位博士专门从上海赶来调查景老人，局里又要求全力配合，现在最重要的书信从

“因为这张照片使你们相信首领墓穴被盗，但有无一种可能，它们是罗三韩的戒指，他的墓不是被盗了吗？”

“罗三韩死后虽按首领待遇下葬，但已被族内长老剥夺首领称号，没收戒指留给下任首领，另外每位首领只能有一枚竹画戒指，”陈长老面色黯然，又喝了几口水，“我们立即派人到香港，经过辗转追查，了解到这批东西来源于湖南境内某个文物走私集团，于是又让族人拿了几样古董装扮成文物贩子到处寻找买家，几番周折，终于接洽到走私集团内部人物，透露出了卖主，便是吉耿阳，共出手五件东西，戒指、紫砂壶、玉镯、玉扇和两方砚台。”

都是小巧玲珑、便于携带的小件物品，一个人在深山跋涉，要随时提防猛兽袭击和各种突发事件，大概一次只能带这么多，像章蒿和所说祖传瓷器、字画，一是易碎易损，二是凭吉耿阳的学识无从鉴别，反而平安无事。

念至此突想起一个有趣的话题，于是我问道：“陈长老，你认为这几样东西都是历代首领留下的？”

他不悦地看着我：“这话什么意思？你认为他还盗了其他古墓，有可能合在一起卖出吗？历史上永埠一带没出过大富大贵之人，古墓里的陪葬品寥寥无几，再加之数百年来盗墓者反复洗劫，恐怕就剩我们越巴族首领墓穴没被盗过了。”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章炯笙部队进入首领墓穴不是拿东西，而是往里面藏东西，”我指着照片说，“比如这个紫砂壶就是章炯笙的上司申克飞的收藏品，我有照片可以证明。”

“我不管这些，也不管什么证据，”陈长老突地变了脸，蛮横地说，“只要是首领墓穴里的东西，就属于越巴族人！首领墓穴是越巴族历代首领安息的地方，谁让他们硬闯进去的？”

看来这是一个死结，我叹了口气：“后来呢？”

“首领下达死命令，越巴族所有身体强壮的男子全部出去，凡是吉耿阳落过脚的地方都派人守着，找不到他一个也不准回寨……吉耿阳再混不下去，竟然想出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招数，确实，在监狱里蹲着要比外面安全得多，就这样，他大摇大摆从我们眼皮底下脱身。”

想起吉耿阳将我们全赶入河中大笑着离开的一幕，以及方舟气愤愤的



到窗前打开窗户往外一扔。接着他马不停蹄连续几个来回，扔了四五根。

琛哥掷木棍的动作很稳定，每次都是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力道，几根木棍正好堆成锥形，形成一堆小小的篝火。

陈长老道：“畜牲怕火，这招儿能抵挡一阵子。”

琛哥始终猫在灶台烧火原来并非吃饱了没事干，而是陈长老早有安排，对付老虎山里人总会有出人意料的招数。

我懊恼道：“早知道下午应该在屋前多堆些柴火，燃起大火吓唬它。”

陈长老道：“老虎有灵性，太明显容易被看出来，它就能想出对策，要的就是没有思想准备……待会儿再扔几根到门口。”

琛哥“嗯”了一声。

屋子里恢复安静，只有木柴“噼噼啪啪”作响，瞅瞅墙角边的柴堆，从数量看应该能坚持到天亮，问题是老虎愿不愿意等。

空投的篝火渐渐暗淡下去，陈长老干咳一声：“是时候了，从前门。”

琛哥取出根火星四溅的木棍，快步走到门口，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木门。

这时就听到一声震耳欲聋、撕心裂肺的咆哮，一个庞然大物裹着山风撞飞木门，将琛哥扑倒在地。

老虎！陈长老说得不错，这不是趴在铁笼里供游客观赏耍戏的玩物，而是活生生、威风八面、一招一式均可致人死地的百兽之王！

它居然有逻辑判断能力，知道我们从后窗扔火棒后可能还要从前门扔，所以一直守在门口等待机会，不幸的是我们果然中计，主动开门迎敌。

自诩胆大包天，看美国灾难片和香港恐怖片眼都不眨的我，被眼前一幕吓得全身瘫软。

原来老虎真的如此厉害！

表面强大的人类在它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砰！”陈长老站起来开了一枪，好像打在它腿部，老虎左腿猛地一缩。琛哥从地上一个鱼跃站起来，双手挥舞着木火棍冲上去，它毕竟有些惧火，微微向后一闪。

就在同时，窗户外有人大声叫我：“菲菲，菲菲！快过来！”

果然是方舟！他没有让我失望，一直尾随着盯到这里。

我刚跑过去，“咔嚓”，钉在窗户上的几根木条被从外面击断，他伸出



“说说昨晚的事吧，”我打岔道，“怎么跟到望溪坪的，是不是老虎冲进屋时你正好赶到？”

“其实他们把你劫上车逃跑时我就发现了，虽然当时距离很远，我还是一眼看到你的眼神，当即抢了一辆摩托车盯在后面追，谁知摩托车主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黑道人物，平时只有他欺负别人，从没被人欺负过，哪肯在大庭广众下丢这份脸？他也纠集了七八个人开车穷追不舍，并仗着熟悉路况把我拦截下来，没办法，只好边动手边报警，就这么一耽搁，虽然警察赶过去后平息了纠纷，车子早没了踪影。根据它的行驶方向，警方推断可能是要进山，便在几个山口突击检查，直到深夜都没有发现线索，大家紧急商量后决定改为暗哨监视，果然！昨早车子就露面了，警方的意思是组织警员一起动手，救人并制伏陈长老和琛哥归案，我担心这样会暴露身份引起钱伯斯等人警觉，遂说服他们暂时不忙着行动，由我远远跟在后面伺机营救，”说到这里他自怨自叹道，“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想不到先是迷路，然后差点中陈长老奸计，接着又掉进深谷，最后被该死的树缠死，我把局面搞得一团糟。”

我安慰道：“不是你的错，任何事情的发展都存在不确定因素，正如历史的轨迹，永远不会遵循设定好的模式前进，没有人可以猜到未来，也没有人能预知结局，这才是历史真正的魅力所在。”

“我们本可以避免被困在这里，”他依然很沮丧，“难道这就是我们俩历史的宿命？”

我柔声道：“即使死在这里也是不错的归宿，你以前不是经常要和我同生死共患难，携手到老吗？你做到了。”

他凝视着我：“菲菲，你知不知道，这趟永埠之行让我感觉自己很失败，招招落在人家后面，肩负的调查任务毫无头绪不说，连女朋友也在眼皮底下被人抢走，你说丢不丢人？也罢，用死亡作为本次行动的终结算是最好的惩罚，可这样对你不公平，是我劝你留下来的，可是却没能保证你的安全……可没想到的是这种生死关头，作为女孩子，你竟然比我更透彻、更豁达，我自愧不如。”

“否则又能怎么办？咬你一口？”我俏皮地反问。

他被我逗得一笑，不再说话。

沉默了好久，方舟突然紧张地说：“你看右前方四点钟方向的几根

方舟的手机响起来了！

我们对视一眼，眼中露出狂喜之色。

见鬼，之前居然没想到利用手机，而手机就在他左侧裤兜中。

我赶紧伸出右手，不顾枝条骤然收缩，拼尽全力伸过去——

只差一点点！

右手最长的中指离裤兜口袋边缘只差三分之一指距离！

手机铃声停了下来。

我急得面红耳赤，额头渗汗。

方舟沉声道：“别急，我们尽量再靠近些。”

由于束缚太紧，这个简单的动作竟用掉十多分钟，其间手机又响了两次。

终于伸进裤兜掏出手机，这时刚好又来了电话，我连忙按下接听键，里面传来啾啾嚓嚓的杂音，然后夹杂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方警官……方警官……”

方舟大叫道：“我和容博士被困在长晖山，快组织人员营救！”

“喂，方警官……方警官……喂……”

我和他一起大叫：“我们被困在山里！我们被困在山里！”

“喂，方警官……方警官……嘟，嘟，嘟……”

对方挂线了。

我们颓然低下头。

山里信号太差，对方完全听不到我们的声音，而且时值黄昏，就算警方动用直升飞机也不可能在短短半小时内找到我们。

仰望上空，可怕的枝条离我们只有半臂距离！

里扫过来的蛇尾巴猝然一击，只觉得身体一轻，接着腾云驾雾般飞上半空，最后重重摔到地上，七荤八素之下分不清东南西北。

“蹬蹬蹬”，林春晓也抱着块石头冲上去，过了会儿依稀听到“啊哟”一声，大概遭到与我相近的命运。

我挣扎着起身又摸了块石头摇摇晃晃上坡，坡上的战况已发生变化，方舟抓住刚才的空隙挣脱出来，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粗木棒压着它的颈，巨蟒身子还在剧烈摆动，将附近碎石杂草拍打得到处乱飞，不过，它此时的劲道没有刚才那般猛烈。

我举起石头要砸，却被方舟制止，说它已近力竭，这时不能激起它的暴戾之气。

又僵持了五六分钟，林春晓也鼻青眼肿地赶过来，以仇视的目光看着它。

方舟让我们退开几步，然后慢慢松开棍子，一动不动地看着巨蟒。

巨蟒突然高高昂起蛇头，吐着鲜红的蛇信打量我们，林春晓叫道：“它又要吃人了！”

方舟沉声道：“别被它吓住。”

巨蟒身子扭动了会儿，头一点点低下来，最后掉转身子向密林深处游去。

方舟长长出了口气，身体一歪，软软地瘫倒在地。我和林春晓连忙过去扶起他，一个掐人中，一个压心脏，折腾了半天他才醒来，微弱地说：“没，没关系，让我……平躺会儿，刚才太用……力，虚，虚脱了。”

见他没事，我方才松懈下来，顿时全身每个关节都痛得难受，不由自主地扑通跌坐在地上。

林春晓坐到我身边，带点埋怨的语气道：“我早说过不能进山，大山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我不服气道：“你平时独来独往就不怕？”

“我每次进山都遵循固定线路活动，相对比较安全，而且我通常在早上五六点钟就动手采药，下午四点钟前收工休息，尽量避免跟那些凶猛野兽接触，它们基本上都是傍晚之后出来。”

“想过没有，万一碰到蟒蛇、老虎或野人怎么办？”我追问。

“这个……”她被我问住了，“不会吧，只要摸准大山的规律，不做冒



“什么?”我呆呆看着她。

方舟的眼睛急剧转动，然后笑咪咪道：“先前听你说爷爷终身务农，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想不到这其中另有故事，嘿嘿，有意思，有意思……”

好一招引蛇出洞！到底是审讯高手，关键时刻沉得住气。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听爸妈说爷爷在四川当地得罪了一个有权有势的恶霸，为了保命逃到这边种田，后来搞运动时还有人专门到四川调查他的情况，看他是不是潜伏特务……爷爷不喜欢谈论过去，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那段事。”

方舟道：“他是四川哪个地方的人？我有好多朋友在四川，没准儿能帮你寻出根来。”

林春晓摇摇头：“记不清了，这件事还是小时候听爸爸讲的，一晃十多年了。”

有这些资料已经足够，只要强大的侦查网络启动起来，肯定能挖出林刚过去的情况。

接着三个人天南海北地随意闲聊，大约九点多钟时方舟的手机又响起来，他起身走到远处，“喂喂喂”叫唤个不停，林春晓说没用的，山里信号不好，说十句顶多只能收到一句。我说那你一个人进山家里人怎么知道是否安全？她淡然道生死有命。

我突然说了一句日语问候词：“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上午好）。”

她茫然道：“你说什么？”

“你家里人懂不懂日语，包括你父母亲或爷爷一辈的人？”

她笑道：“乡下人要懂日语干什么？我们这边常年看不到一个外国人。”

这就怪了，既然林刚不懂日语，景副官干嘛事过几十年寄日文宣传单给他？换言之，那封信即使落到林春晓手里，她照样看不懂，难道信本身另有含义？

正说着，方舟鼓着腮回来，悻悻道嗓门叫破了都没用，真是。林春晓安慰说明天到高处试试，没准儿运气好能说两句。

又聊了会儿，林春晓呵欠连天，和衣贴在我身边睡着了。

篝火发出“啪啪啪”的爆裂声，我看着火呆呆出神。

“菲菲，想什么呢？”

不舍，手电筒始终笼罩住他，钱伯斯在屋里四下搜索一无所获，咒骂一声，召集章蒿和、尹师兄跟在瑟曼后面。

月亮渐渐现出云端，使得追踪行动变得更加容易，尽管吉耿阳熟悉地形，又善于在山地奔跑，但毕竟是60多岁的人，体力、耐力不比巅峰时期，无论耍什么花招都无法甩开追兵。而章蒿和每日坚持跑步，钱伯斯、瑟曼也保持大运动量，身体贮备了充沛的体能，只有尹师兄稍弱些，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全凭自尊心和脸面强撑着，然而山路复杂崎岖程度远出乎意料，石坑、地藤、碎石等等不时影响他们放速追赶。双方沿着山脉展开追逐战，但距离基本保持在30米左右。

此时吉耿阳十分后悔，不该托大现身，明知强敌环伺，却硬冒风险回家取生活用品和食物，60多岁的老头还不服老，跟这帮年轻人争强好胜，实在不值。其实完全可以在山里待上六七天，这些人应该没耐心耗下去的。

钱伯斯也懊恼自己判断慢了一拍，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吉耿阳的行动方案，他暗下决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得活擒这个老头，否则以后再也别想找到他。

双方均憋着一口气不肯中途放弃，不知不觉间跑了两个多小时，猛地，吉耿阳身体踉跄几步，歪歪斜斜倒在一堆石头前，无奈而疲倦地看着他们。瑟曼一愣，心神微懈，也不禁扑倒在地，后面的钱伯斯、章蒿和收不住脚步，同时被绊倒，尹师兄乘机如烂泥般瘫倒在地。

五个人躺的躺，坐的坐，伏的伏，边喘气边瞪着对方，累得话都说不出来。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瑟曼第一个起身，吉耿阳立即撑起身体，跌跌绊绊向前跑，钱伯斯等人也陆续起来，继续追赶。这回只跑了不到一个小时，双方又同时坐下来休息，如此反复，本来玩儿命式的追逐竟好像带了几分国际马拉松邀请赛的味道，唯一的区别是赛道两侧没有观众，也没有供应饮水和毛巾。

就这样追追停停，追追停停，双方谁也不肯歇手，一直纠缠到天亮。尹师兄哪里吃过这种苦，累得小腿抽筋，恨不得连苦胆水都呕吐出来，章蒿和脸上全是水，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吉耿阳也好不到哪儿去，好几次差点滚下悬崖。

再追下去只能是两败俱伤，钱伯斯不失时机喊话，要求达成口头协定，



文化和观念的差异，西方人讲究量化、精确、可控，像你东一把西一抓凑起来的药，没经过消毒处理，人家看在眼里就不放心，哪敢使用？她很不服气，在我耳边叽里咕噜说了许多。

瑟曼平静下来后闭上眼睛静静思索了会儿，突然睁眼道：“我的包没了。”

不错，瑟曼肩上一一直挎着个小包，宽底窄口，式样很别致。

方舟问：“里面有重要物品吗？”

“生活用品，大都是女士用的，像镜子、梳子、纸巾之类，”章蔼和道，“据我所知，猴子有抢游客东西的习惯，昨天我们也被袭击过，你们认为有可能猴子在捣乱？”

尹师兄道：“瑟曼被袭击的地点离悬崖不过十多米，只有猴子才能停靠藤枝树木上下自如。”

“但猴爪没有这么大的劲道，一抓之下抓破几层衣服，而且抢游客东西是在风景区，那里的猴子被惯坏了，真正山里的猴子其实对人很畏惧，不可能主动攻击。”方舟道。

钱伯斯伸手在瑟曼背上抚摸几下，缓缓点头：“是这样，昨天章看到几只猴子攀在峭壁，顺手捡了块石头打过去，这才导致它们围上来拉拉扯扯。”

我补充道：“拍在我身上的一下也很重的，比猴爪大而且厚实，就像普通人的手，所以我才以为是方舟。”

“会不会是鬼？”林春晓冒了一句。

众人皆遍体生寒，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篝火旁这些人自然都是无神论者，不相信现实生活中存在鬼，可钱伯斯等人心中真的有鬼。因为他们的目标偏偏与越巴族数百年来历代首领的葬身之地重叠在一起，进死人墓里拿东西，心理上多少有些阴影，这与科学无关。从另一层讲，深不可测的长晖山区，藏龙卧虎，说不定就能冒出个谁也不认识的猛兽，人类自以为已经征服了自然，实际上大自然蕴涵的秘密远远超过人类所能掌握的。

章蔼和一反温文尔雅的态度，喝道：“不要胡说。”

林春晓将嘴一扁，不理他。

钱伯斯在包裹里取了支手枪递给尹师兄，吩咐道：“从现在起，大家都坐在篝火旁，不能擅自行动，不管有什么生理需要只好忍着，再有四个小时天就亮了。”

我半真半假道：“为什么不发枪给方舟？这可是歧视行为呀，钱伯斯

线路中部分走向，因此电脑分析如同废纸一张。谁掌握变动后的线路？吉耿阳无疑是知道的，不过他躲着我们，在山里想抓他很难。现在只好退而求之找陈长老，虽然他没有真正进入过首领墓穴，毕竟从琛哥嘴里知道一部分情况，比电脑分析的强多了。”

章蔼和脱口而出：“你的意思是先抓陈长老？”

方舟笑了笑：“至少陈长老看到我们不会躲，因为他自恃有一把手枪。”

钱伯斯认真考虑后，采纳方舟的建议，一行人从橘子林折回，以望溪坪以中心展开搜索。

说也怪，前一阵像影子般跟着我们的陈长老反而没了踪迹，琛哥也不在小木屋，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四分五裂的桌椅也被修好，看不出几天前曾发生过人虎搏斗的痕迹。漫无目的地转悠了两天，章蔼和、瑟曼有些失去耐心，不时在钱伯斯面前嘀咕，含沙射影指责方舟故意误导拖延时间。林春晓则痛惜采下的草药不及时处理将变成干草一堆，尹师兄逗她说只要找到首领墓穴，你得到的奖励能开十个大药铺。她嘟囔说那有什么意思，又不是凭自己努力换来的。噎得以善辩著称的尹师兄无言以对，私下对我说这个小姑娘真有意思、很有意思！

第三天傍晚，事情终于有了进展。

一行人在马鞍峰附近兜了一大圈，插到泥潭沼后面返回，离望溪坪上的小木屋还有三四十米时，走在前面的钱伯斯突然卧倒，并示意我们趴下。借灌木掩护朝前方看，只见远处陈长老和琛哥推推搡搡押了个人直奔小木屋，被绑者头上罩着黑布，全身被一大块亚麻织布裹着，无法辨认其身份。

“戴眼镜的就是陈长老？”钱伯斯问。

我们点点头。

尹师兄靠了上来：“等他们进屋后再动手？”

钱伯斯皱眉道：“木屋的结构便于防守，强攻势必要有伤亡，不是理想的结局，在室外动手，他们更熟悉地形，又擅长山间奔跑，一旦逃脱再抓就困难了……”

“先杀掉后面那个，”瑟曼不知何时伏到我身边，杀气腾腾道，“被绑架的肯定不会跑，我们全力对付陈长老就行了。”

我一寒，没想到平时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女人竟这么狠，真是天下最毒妇人心！



程，其他均推挡自如，把自己说成与首领墓穴毫无关系的人物。

“你说你从没去过首领墓穴，可越巴族陈长老从文物走私团伙那边查到是你干的，你把墓里的东西卖给人家，后来偷运到香港。”钱伯斯道。

“那帮人知道陈长老难缠，随便找个替罪羊顶缸，其实我连首领墓穴的影子都没见过。”吉耿阳眨巴着眼睛可怜兮兮地说。

瑟曼道：“既然没做过错事，为什么不敢跟陈长老见面，而且看到我们就跑？证明你心中有鬼！”

吉耿阳苦着脸道：“陈长老和琛哥在山里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落到他们手上能有好日子过？至于你们，我以为跟他一伙的，误会，误会。”

尹师兄道：“撒谎！我们这些人的衣着打扮像是山里人吗？再说你从夹子沟逃往深山时我们多次喊过话，从口音也听得出来嘛，你在隐瞒事实！”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我是乡下人，没见过大世面，哪懂那么多东西，怪我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泰山。”

钱伯斯道：“这么说你父亲也没去过首领墓穴？”

“陈长老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怎么敢跑到越巴族的地盘盗人家祖宗的墓？不可能的，不可能。”

吉耿阳态度很好，有问必答，但说得滴水不漏让你无法找到破绽。

“就是说你们父子俩跟首领墓穴一点关系都没有？”钱伯斯说得很慢。

吉耿阳看看他，眼中闪过一丝犹豫，过了会儿还是语气坚定地说：“当然。”

钱伯斯沉下脸，冲瑟曼做了眼色，瑟曼戴上耳机，打开门边呼吸新鲜空气边听音乐，方舟和林春晓还在使劲往灶炉里塞木柴，把炉火燃得旺旺的。

吉耿阳对突然而来的沉默有些不安，主动试探道：“难道你们对首领墓穴感兴趣？我们村有几个猎手熟悉这一带，要不明天我把他们介绍给你？”

钱伯斯狞笑道：“你已经没有明天！”说着白光一闪，吉耿阳随即发出一声长长的、撕心裂肺的惨叫！

我们愣了半晌，才发现吉耿阳左手小拇指被砍掉，那截断指在地上好像一动一动的。

我赶紧捂住嘴移开目光，尽量忍住恶心。章蒿和、尹师兄也看得脸色发白，泥塑般僵在原处一动不动，只有方舟若无其事。



后窗下，直起身子慢慢靠近窗户，将脸贴在窗沿边朝里面张望，接着矮身移到另一个方向再看，像是核实人数。磨蹭了好一会儿，蹲下身从怀里掏出个长长的管子，试图从窗户伸进去。

不好，他想使用迷香！

“行动！”瑟曼大叫一声，首先冲出去。

那人听到动静立即扔掉管子撒腿就跑，瑟曼和方舟齐齐挡住他的退路。他返身朝相反方向跑，尹师兄和章蔼和从屋子里出来并朝天开了一枪。他又退了回来，气势汹汹地打算从瑟曼的位置硬闯。

瑟曼做了个让人意外的动作，她将手枪插回腰间，徒手迎上去。

那人挟着冲势飞起一脚，瑟曼左手拨开攻势，闪电般转身右掌击在他腰间。那人惨叫一声摔倒在地，吃力地扶着石头爬起来，瑟曼并不乘机攻击，双臂环抱看着他。那人调整一下姿势，双拳又狠又快地当胸而击，角度刁钻，力道雄浑，显然吸取了刚才仓促上阵的教训。瑟曼微退半步，让开拳风，突然撩起一脚重重踹在他的腹部。那人惨叫一声，半跪在地上捂着肚子，半天都没能再站起来。

两次较量均一招制敌，无论对手是谁，这份功夫已足以让人赞叹，联系钱伯斯的出枪速度，这对父女真实身份确实值得怀疑。

大家都围上前，这才发现此人不是陈长老，而是琛哥，生性多疑的陈长老还是没有亲自出马。

与吉耿阳刚刚被擒后有问必答的态度相反，琛哥哑巴似的一言不发，不管问什么问题，他只是用桀骜不驯的眼神对视，好像一旦挣脱束缚能将对方吞下去。

但有吉耿阳同意带路，琛哥拥有的资讯不再重要，章蔼和和风细雨地问了几句没反应后不再理他，径直打开电脑看回忆录去了。

林春晓将捡来的铜管当做宝贝似的玩来玩去，还准备试着吹几口，吉耿阳说千万别吹，这是越巴族最神秘的武器，叫迭魄香，里面装着独特配方熬制的迷药，吹出来整个屋子的人都得趴下。林春晓吐吐舌头。

钱伯斯拿着地图与瑟曼对坐在桌前，低声叽里咕噜个不停。凭专业英语八年级水平，我很快听懂了大概，原来他们为如何处置琛哥而争执不下。瑟曼认为琛哥对寻宝毫无用处，留在身边既麻烦又容易产生危险，不如一枪杀了随便找个地方埋掉——这个女人可不是一般的心狠手辣，很难想象

等的屠杀，他们没有任何可供藏身的地方，只能三五个人聚在一起组织还去，即便如此并没有像预期那样结束战斗，他们表现出很强的斗志和意志，有一段时间差点冲破包围圈，急得草野队长亲自到前面督阵。经过几个小时激战，一直拼到他们打光子弹，死到最后一个人，满地都是尸首才艰难地结束，大家也没有胜利后的喜悦，因为联队长草野被流弹击中不幸殉职，这将是惊动旅团长乃至更高层指挥部的大事……

章蒿和合上电脑：“看明白了吗？”

“殉葬。”我说。

方舟没转过弯来：“殉葬？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当工兵连和警卫连把东西藏进首领墓穴的同时就宣告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人多嘴杂，谁能保证几百人绝对保密，永远不说出进入宝藏的线路？说不定当时就有有心人打算日后进去捞一笔呢，”尹师兄道，“所以景副官给手下这些兄弟设了个死套，一方面安排他们撤出长晖山，另一方面向日军告密，彻底铲除知道首领墓穴秘密的人……”

“刽子手！刽子手！”吉耿阳厉声叫道，“我要到敬老院把他抛骨扬灰，让他永世不得投生。”

方舟调侃道：“可是你也偷了他的东西，两下正好扯平。”

“墓穴里面没有景允冲的东西，我也没有动他们藏的东西，我只在外面拿了几样。”

尹师兄眉毛一扬：“他们藏的什么？里面、外面又是什么意思？”

吉耿阳意识到说漏了嘴，含含糊糊说：“现在说也没意思，你们进去一看就知道了，总之景允冲是个人渣，他把自己人送给日军屠杀，天理难容！”

“是太残忍，这种做法太残忍！”章蒿和连连赞同。

尹师兄冷笑道：“也许景副官只是执行者，方案的制订者另有其人。”

章蒿和听出话里暗藏的机锋，涨红脸道：“不会的，我爷爷绝对不会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

“战争使人疯狂，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刺了他一下。

“他在永埠城外用生命捍卫他们的安全！”章蒿和挥舞双手叫道，“作为一团之长，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做。”

钱伯斯连忙打圆场：“历史没有正确与错误，何况刚才只是推测，需要